



瓜事

□九歌

去年瓜丰收了。

从开春至盛夏，三天一小场，五天一大场，雨不停地下，而且晚上下雨白天晴，不误农时，可不耽误庄稼长。

雨勤光足，皮亮瓢甜才对，可上市的瓜，个顶个瓜脑袋毛乎乎，屁股带个扁扁尾巴。个头不小，咬一口，像舔了调料瓶子，咂咂嘴儿，甜中带苦，苦中带酸，酸中带辣，辣中带臭。那味儿，极贴天约我遛早的老白挂嘴儿的一句话——五味杂陈。

价钱不贵，从十元三斤卖到十元八斤，一天一个价，一路走跌，跌到最后，论堆，摊前圈出几堆，三块五块一堆，一堆足有十

斤八斤。

香瓜臭了，压破街(gāi)了。

“一夏天没吃上一口像样的香瓜子”，老白天天贴我耳根叨咕。

趁个周末，下了早市我约他直奔城南瓜棚。

瓜棚满地瓜蛋，没空下脚。我戳地头犯了嘀咕，这可咋弄？老白见我犯难，捋捋袖子，架臂提脚进了瓜地，三蹦两蹦到了中间，两只眼睛左瞧瞧右瞅瞅，一手拎筐，一手在顶着露水的瓜头上弹来弹去，不到一袋烟工夫，摘了满满一筐。

老白拎筐晃出地，招呼主人过秤。过完秤，我俩二一添作五把瓜分了。付过钱，我从自己瓜堆里拣个大的砸开，尝尝，不赖，挺有瓜味。

吃完，我和老白一人拎一兜瓜，边说着话边往家走。路上，我不住嘴地夸老白会挑瓜，把老白逗引得打开了话匣子。

老白长我一句，在乡下当了三十多年教师，退休以后，和老伴进城陪孙子读书。听他说，他在进学校教书之前，在生产队干过三年活，队长见他身小力薄，年年让他时弄瓜瓜，瓜一下来，搭棚看瓜。

听老白数落挑瓜，不禁让我想起早年老家乡下的一些瓜事。

母亲年年让二哥在小园里种几垄瓜。刚结瓜纽，四姐天天领着我和小妹扒墙察看。看长到鹅蛋大了，偷偷摘下一个，啃两口，隔墙递给我俩，我俩一人又紧着啃两口。“呸呸”吐在了地上。怕母亲责骂，把剩下的大半个，随手扔到院外大街上。

母亲前院借筐回来，看见地上糊着的瓜皮，没问没骂，耐着性子告诉我们瓜没够个儿不熟。

园子里的瓜好多样式，白糖罐、铁把青、大

灰鼠、花梢瓜，还有大人也叫不上名字的。圆圆的，个头赛过红皮小南瓜，熟了干面起沙，乡人戏称之老面兜。面兜，原是乡人戏耍怕老婆的汉子或是没牙的老者，用面瓜身上，蛮贴靠。

瓜终于够个儿了，母亲摘下，切开分给我们。瓜滴了汤。没遍数去摸，怪好的一个瓜，摸走了味儿，终是等不到瓜熟蒂落自然熟。

队里年年选后山那块沙地种瓜。沙地绵软，过雨即干。阳光底下曝着，土喧地热。

刚种上的瓜铲蹬得跟上，等瓜秧起势，牲口、农具进不去地。瓜坐了胎儿，地头起窝棚，看瓜的老瓜白天压蔓，掐尖，一棵秧一棵秧摆弄，晚上住在瓜棚。瓜在他眼目里，一天一天长个儿，上学放学从地旁走过的半大孩子，撵着草间忽高忽低滑过的影子，也一天一天在他的眼目里长个儿。半大孩子，个个馋猫似的，闻到了瓜味儿，往地边凑，老瓜头立眉瞪眼装撵。白天不得手，捱到晚上，伙着壮胆去偷。青瓜绿枣，谁逮谁咬。乡人都爱那么说。

夜里摸瓜，专拣个儿大的摸，摸着闻，闻着香味再往下揪，把两个裤腿缠上扣。一人脖后挺个裤袋子驮着跑回家。

白天老瓜头看得紧，晚上母亲看得紧。母亲不允我们兄妹八个拿人家东西，提拎耳根告诉——人家的，东西再好，不高兴。

瓜熟了。老瓜头摘下来堆到地头，队长通知社员分瓜。一年吃上几回。

土地承包到户那年，正好赶在秋天，分了青苗。瓜地没分。老瓜头忙着自家收割，把瓜园摆在一旁。

我和前院大侄给马割草回来，路过瓜

园，摘了一车斗，一人扛家一麻袋。瓜有点儿生，个头不小，傻大。背瓜进家，瓜袋蹲在地上。母亲没说啥，估计她也认为生产队散了，没主的瓜，该拿。母亲拿抹布一个一个擦，擦净擦净，塞进柜里，用棉花盖几层，熟了，瓜味顺柜缝往外钻，香满屋子。

窝在柜里的瓜香，一冬没散尽。在母亲掀木头柜翻东西的一开一关里，那股儿香，一飘一漾地在屋子里兜兜转转。

那年，那一地瓜没等熟完罢了园。母亲领着我们混在捡瓜落的人堆里，遛半日，捡了两筐生瓜蛋子，娘几个拖拖拽拽进家，洗净扔进酱缸。入冬，熬锅玉米粥，掏碗咸瓜，嚼口瓜，嚼口粥，嚼口瓜，嚼口粥，咸香脆。生瓜蛋腌过以后，在酱香浸润下，瓜香还了阳。

有一年，二哥不知从哪淘弄的瓜籽，种在园子里，结出瓜来又大又多，没名没姓，自顾自长。花瓜，黄皮绿道，黄是明黄，绿是老绿，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圆。一直长到老秋，几垄不知名字的瓜熟了。二哥进园下了一筐，提拎进屋，切开一个，干面，不敢大口吃，噎人。那瓜的个头可真不小，牙还没长齐的小妹，站在炕边，把瓜戳炕沿上，抱着啃。二嫂见小妹吃瓜的样儿忍不住笑，说那瓜摆在炕沿上比小妹个子还高，活活长傻了。母亲听二嫂一说也笑了，说往后咱管这瓜就叫傻瓜吧，还是傻瓜长得大。

第二年秋天，二哥割谷子，谷地里割出一窝。一棵瓜秧，结了四五个傻大傻大的瓜，跟二哥园子里种的一模一样。二哥带回家，给大姐、小妹和我一人分一个。吃顶了我们仨，晚饭都没吃下。

打那以后，一晃四十多年，再没吃过那么甜的瓜。

宽容

□陈力娇

这日到渡远市场买菜，碰见一个人，是刚从美国探亲回来的小五的妈妈。

小五是我早年的同学，我是吃着她妈妈的菜包子长大的。那时候她们家在校门口的马路前面，每日上学都路过她家。有时就故意在家不吃早饭，到她们家吃早饭。

小五的妈妈现在比那时苍老了好几倍，但是和她的同龄人比，她还是比较年轻的。她见我匆匆走过来在她后面排队，就让我让了让说：“你们年轻人都忙，不如到我前面来排。”我对她笑笑，这才发现是小五的妈妈。

小五现在已是美国公民，我就问了小五的情况，她说她现在很好，生了个孩子，是女孩儿，去年她过去帮她把孩子带到六个月大。我问她为什么不在那里多待些时日，也好帮小五多带带孩子。小五的妈妈说：“她早晚要靠自己，不如让她早一天明白这个理儿。”我听着也觉得是那么回事，也就不再多问，专心致志地买菜。

我正选菜，身后小五的妈妈的话语让我回过头去。我以为她是和我说，回过头才知道她是对着身边的一位年轻人说，小五的妈妈一边说一边打掉那年轻人的手：“掏什么掏，这里哪有啥，钱都在这儿，喏，这不是？”她从裤腰里掏出一百元，塞给了那青年。那青年面红耳赤，把钱揣给了小五的妈妈，转身头也不回地跑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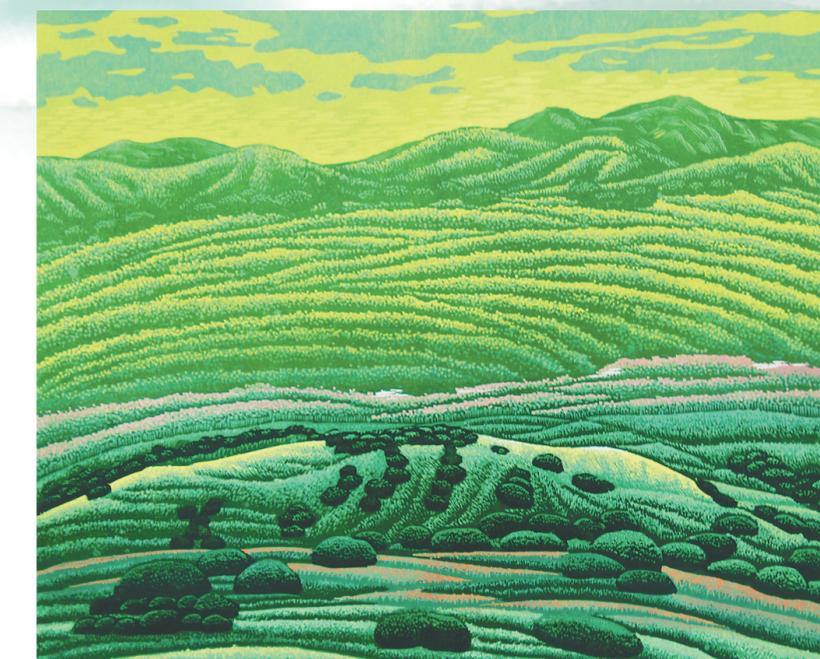
周围看到这场景的人都没明白小五妈妈和那个青年是什么关系，包括我也没弄明白。别人不明白我不能问，而我能问，我就说：“大妈，您孙子长那么大了？”小五的妈妈说：“那哪是我孙子，是龟孙子，偷钱的大户，我是羞辱他，我哪是给他钱，年纪轻轻的就走下坡路，走到哪儿是个头儿呀，早晚得摔死。”

小五妈妈的话让所有人都投过来惊诧的目光，有人问：“那他要真您那钱，您不心疼呀？”小五的妈妈说：“有什么心疼的，他都摸我好几天了，我哪能躲得起他呀，不如早给他，他就静心了，我也省心了。”在场的人都笑了，说：“大妈，您这不是美国风格吧？是不是美国都纵容小偷？”小五的妈妈说：“和美国不搭边儿，是我纵容小偷，我每天看着他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还要装成正人君子，我替他们累呀。”

小五妈妈的说法有些另类，细想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，不是良心发现，有了知耻之心，才没要他挖空心思弄到手的钱吗？

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和小五妈妈匆匆告别我就回家做午饭了，但是我心里却把这事陈列了起来。有一天吃过晚饭，听到渡远花园的舞乐震天，就想出去看看，没准儿在那儿能遇到小五的妈妈。那天着急没问她的门牌号码，但也断定她一定住在渡远，不然不会到渡远买菜，也不会到渡远的小痞子那么熟悉。

我们单位前几天发了一套保暖内衣，非常适合老年人冬日里穿，就想带给小五的妈妈，感谢小



《家乡印象》50×60cm 2008年 代君

时候我没心没肺吃了她老人家不少包子。

渡远每晚都举行舞会，我在人群里没用费劲就找到了她。她正在跳一曲西方的圆舞曲，不过她是自己跳，不像别人都有舞伴，就想这老太太也许是清高，自己跳还把舞跳得那么卖力。

就在我的注意力有些分散时，小五妈妈身旁的一对老年舞伴突然出点事情，一个拥着舞伴的六十几岁的男人一下子出人意料地倒了下去。他的倒下让他怀里的舞伴也跟着倒了下去，那是位五十多岁的女性，长得小巧玲珑，即便是现在也不难看出她年轻时的娇小可人。这个小个子女人发现自己的舞伴倒地那会儿，她的一只手就迅速地托住了那老年男人的头。她的动作是那样准确，那样到位，那样不惜自己的一只手臂磕在坚硬的水泥地上。也可以说她的跌倒是为了她钟情的男人而跌倒，稍稍有些常识的人都会对这一点有所体会。

人群开始乱了，不少人张罗叫救护车，有人提醒找家属。

小五的妈妈就是在这个时候走到那个泪水涟涟的小个子女人跟前，对她说了什么，小个子女人点点头。之后小五的妈妈就把自己的运动装脱下来，垫在了那位老年男人的头下。不一会儿家属来了，来的是儿子和妈妈，他们没有看到刚才手托头流泪的那一幕，没有看到那孤死首丘的那一幕，他们只把死者弄到救护车上，然后绝尘而去。

救护车走后，地上只剩下小五妈妈那件红色的上衣。谁都以为小五的妈妈再也不会要那件死人枕过的衣服了，但是出乎人们的想象，小五的妈妈从容地把它从地上捡起，抖抖上面的灰尘，然后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穿在了身上。

远处的树荫下，那个小个子女人在掩面哭泣。小五的妈妈走过去，和她做了个长长的拥抱。她宽厚的手掌，在小个子女人的背上轻轻地拍着，像数着岁月濡染的痕迹。

我来到小五妈妈的跟前，把礼品盒给了她。小五妈妈明白是我送她的礼物，欣慰地拍了我的肩膀。之后她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小个子女人，悠悠地说：“刚才的场面你都看到了，可是你不一定看得懂啊。”我说：“情感即折磨，她应该有准备啊。”她说：“不论是谁，永及早已跃跃欲试了。”

我点头，这是真理。

尔滨之恋

chunzhihan

哈尔滨印象

□苏立敏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人们称呼哈尔滨为“尔滨”了，仿佛一个人的名字去掉了姓，很是亲切。不过，我还是喜欢哈尔滨这个名字，古典，大气。在感觉里，哈尔滨像一个快乐的温文尔雅又彬彬有礼的人，“哈”字，是哈尔滨的灵魂。

2006年三月末，我在哈尔滨住了五天。原本的计划是去哈尔滨一家银行做贴现，星期四到达，想着星期五出了票正好回家来过周末，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因为票的要素出了小小差错，来不及更改，我们只能等下星期一重新出票。或许这次小小的差错是哈尔滨对我们的感情挽留，让我们有了感受这座美丽的城市的时间。

客户安排我们在哈尔滨最豪华的一条街上的最豪华的一个宾馆住，高高的楼房有俄罗斯的风格，感觉自己住在宫殿里，很是舒服。因为气候寒冷，街上很少有悠闲行走的人，偶尔看见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抱着乖巧的小狗，给人很贵气的感觉。

吃一顿大餐后，我们几乎每顿饭都吃鱼头泡饼了，真是好吃，吃不腻，吃不烦。说也怪，饼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之处，薄薄的家常饼，泡在鱼汤里就特别好吃。每顿都要把鱼汤蘸完才安心。明明知道鱼不是来自松江江，却每每从鱼汤的味道联想到松江江水的味道。

三月末的哈尔滨还是冷的季节。五天的时间里，除了吃饭必须出门，我几乎一直窝在被窝里看杂志，看完了，就去一个书亭再买本回来看看。

有天午后，我们跟随客户去步行街走了走。街的地面是滑滑的青石，两旁是琳琅满目的小商铺，最熟悉的是套娃玩具。客户买了一种叫老巴夺的哈尔滨本地香烟，同事买了个小镜子做纪念，我花一元钱买了一张老邮票。

步行街的尽头是松江江，江边有很多坐着的人，说晒太阳吧，明明没有阳光倾洒；说看江水吧，宽宽的松江江是干涸的。但因为它是松江江，我的心情是激动的，那条只有地理书上谋过面的江，真真切切地铺开在我眼前，耳畔一直回响着那首《松江江上》的旋律。

冬天，整个哈尔滨就像冬眠了一样，没有大声说话的人，没有急急行走的人。穿着棉衣的人恨不得把头缩进脖领里，美女的脸庞都被口罩遮掩着。偶尔能看见一个穿裙子的人，我就像看见一朵错开季节绽放的花儿一样兴奋。

我们是四月一日回来的，拿到银行开好的票据之后算是完成了任务，在哈尔滨待久了，就好像回到春意融融的故乡去，故乡的柳丝已在风中摇曳最新的绿意了。那时出差做票是保密的，领导不告诉我们去哪里，常常是走到半路了才知道目的地。我们原以为是去大连，没想到是哈尔滨，所以没机会准备厚实的羽绒服，抵御哈尔滨的寒冷。时至今日，那抹难以忘却的寒意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，等着再次与哈尔滨的天气相认。

今年夏天，姐姐与妹妹出门转了一圈，一直去了最北的漠河，我一点儿也不羡慕，我到过哈尔滨，哈尔滨在我的脑海里氤氲近二十年了，已从陌生到渐渐熟悉。那时我四十来岁，也算是青春的年纪，与哈尔滨相遇相当于在好的时光里遇见了好的城市。

遗憾我没有见过哈尔滨的雪，也几乎没有见过哈尔滨的阳光，晴朗的日子出门只感觉到头顶是明朗的。至今，哈尔滨就像一个梦，真切地在我生命里来过，却又说不清它的模样与它的性格。

喜欢一座城，多是因为城里住着喜欢的人，我对哈尔滨不能用喜欢形容，是尊重，就像尊重一位陌生的长者，想不出一定要去看望他的理由，只希望去哈尔滨的人能够代我问他一声好。哈尔滨，多像一位姓哈的热情人，温文尔雅、彬彬有礼地在迎接四方来客。



《人间烟火》中国画 2023.12.28 何春喜

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